

# 巴巴多斯史

---

[英] 罗纳德·特里 著

葛绳武 李光庠 李根长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 巴巴多斯史

〔英〕 罗纳德·特里著  
葛绳武 李光序 李根长译  
葛绳武 校

天津人民出版社

Ronald Tree  
A  
History of Barbados  
Rupert Hait Davis London 1973

## 巴巴多斯史

[英] 罗纳德·特里著

葛绳武 李光序 李根长译

葛绳武 校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3/4 字数77,000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700

统一书号：11072·93

定 价： 0.34元

## 出版说明

巴巴多斯是加勒比海一个美丽的岛国，从世界各地到那里去旅游的人很多，但了解她的历史的人却甚少。本书从巴岛的早期移民写起，直到走向独立，简要地叙述了近四百年的历史，为我们了解巴巴多斯提供了基本的历史资料。

作者罗纳德·特里出生在英国，父母是美国人。他早年在温切斯特受教育，此后参加了美国海军。二十年代后期回到英国，作为一个保守党党员进入政界，1933年曾被选进国会。1946年他到巴巴多斯闲居，本书即在这段期间写成的。

## 序 言

总之，好自称为小英格兰的巴巴多斯，在岛屿之中是受人尊重的，也是应该受人尊重的。它既不负有债务，又自己承担一切开支，从来不曾流露过穷相。还是言归正传吧！自我尊重是一种高尚的品德。有了这种高尚的品德，也就总能赢得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巴巴多斯这个小岛就很值得尊重，就其有限的幅员来说，食糖产量相当可观。

这段文字是一百多年前来访的英国人安东尼·特罗洛普所写。如今来岛上访问的人也完全会同样如实地写出这些词句来。英国式的建筑和景致在岛上占压倒优势。我从撰写本书的房间向外望去，如果不是因为远处山丘上有棕榈树在风中摇曳，我真会以为是在多赛特丘原<sup>①</sup>呢。与大多数东加勒比国家不同，巴巴多斯的文化完全出自英国各有关方面；法律也是以英国法律为基础的；打板球与其说是一种娱乐，莫如说是一种生活方式。

巴巴多斯人的“自我尊重”夹杂着一一种固执的成分。这在巴岛的整个历史中，是可以察觉到的。他们有很深的自信心；用不着事先有人指点，就能得心应手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巴

<sup>①</sup>英国东南部多赛特郡内的丘陵草原。——译注

巴多斯人的固执性格想必是来自早先为争取生存反对蓄有敌意的英国议会和王朝而进行的斗争。因为十七、十八世纪的巴巴多斯是在愤怒反抗英王和议会的粗暴的不公平行为中度过的。这一点将会在本书中看到。

另一方面，特罗洛普还提到这么一段故事：“当欧洲经受革命和战争痛苦的时候——当大陆主权几经易手，同时还谣传：拿破仑，我指的是拿破仑皇帝，打算把我们吃掉的时候，就在此时此刻，嗯，巴巴多斯人曾给可怜的英王乔治三世捎信，嘱咐他什么也不要怕。如果英格兰无法保护他，巴巴多斯愿意保护他。”

来岛上访问的人都注意到巴巴多斯人天生知礼。在乡下仍习惯于以挥手和微笑来向人们打招呼。然而，今天和特罗洛普记述巴巴多斯见闻的1895年有着一个根本的差别，那就是种族之间在相互关系上的差别。特罗洛普访问巴巴多斯时，白人种植园主统治集团几乎一成不变地沿用二百年来他们早已用惯了的旧方法统治巴岛。当时奴隶制度已经废除了二十多年，但是严格的种族歧视却依然存在。选举资格取决于财产多寡，取决于所占有的甘蔗种植园土地面积的大小，因此黑人的投票率极低。

如今形势完全不同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下列人士的努力：进步联盟的创建人邓肯·奥尼尔，格兰特利·亚当斯爵士，莫因勋爵（他的加勒比报告为政府提供了采取行动的依据），以及战时殖民地国务大臣奥利弗·斯坦利。在斯坦利的开明领导下，莫因报告提出的主要建议得到了采纳，并在战争停止后，立即采取了执行这些建议的措施。1966年在英联邦内为巴巴多斯带来独立的就是现任总理埃罗尔·巴罗。

战争期间，选举资格的条件降低了。1944年举行的选举第一次使几乎全体巴巴多斯人都能参加投票。结果是以格兰特利·亚当斯为首的巴巴多斯工党取得了胜利。这个党连续执政十六年。1950年又通过了一项法案：对所有超过二十一岁的人给予普选权，而目前选举年龄已降低到十八岁。

在人口中只占少数的白人，在被剥夺了他们认为自己理应承袭的权力之后，曾确信他们起码要面临破产——但是事实上这类事情并未发生。战后紧跟着发生的世界性糖荒，加上英国政府倡议制定的英联邦糖业协定，大大有助于本岛经济情况的改善。工资开始增长，目前仍在迅速提高。随着第一流的机场和深水港的建成，国际交通事业得到了发展；旅游业已成为现实，因此需要修建旅馆和公寓。目前旅游业生意兴隆，已超过糖业而成为岛上各行业之冠。

我首次访问巴巴多斯是在1946年1月。半年前，我在大选中败北，因此，在英国度过了五个战争年头以后，需要休息一下。

在飞往纽约途中，客机在特立尼达岛做了短暂的停留，在那里我会见了一位朋友。当我问到他去哪里可以真正得到休息时，他回答说，他在巴巴多斯有一所房子，他很愿意租给我住。

就这样，在1月的一天下午，我乘坐D·C-3型客机从迈阿密起飞，经过十五个小时的旅程到了特立尼达岛。紧接着我又乘坐洛克希德六座客机飞了两、三个小时，抵达了我很快就热恋上的巴巴多斯。

1946年的巴巴多斯和今天比起来，大不相同。我在目睹了战争破坏的英国市镇，经历了纽约的狂欢场面后，深深地被这

里寂静而幽美的农村景色所触动。路上看不到什么汽车，能看到的大多数是载有甘薯或甘蔗的驴车。

然而，布里奇顿却是熙熙攘攘，充满活力，满载成袋食糖的卡车隆隆驶到克林尼杰内湾，装上驳船，运往停在港内的货轮。布罗德大街的每个角落都有小贩坐在那里，身边放着盛水果和蔬菜的筐子。他们大都是从周围的岛屿乘多桅帆船来的。还有一个叫卖矛比酒<sup>①</sup>的妇女，头上顶着一把大壶，还带着用来接酒的玳瑁作响的杯子。布罗德大街并未因有造型丑陋的现代建筑物和冒充乔治时代的建筑物而煞了风景，街上挤满了欢快的人群，其中有买东西的，逛大街的，要饭的。在断绝货源五年之后，商店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出售了。

在布罗德大街和麦格雷戈大街的拐角处，有一座三层的建筑，二楼的两侧围有阳台。这座大厦最初叫饮冰大厦，它以主人的名字“戈达兹”命名已有多年。不论谁，只要是来到镇上，时间一过十时半钟，就会在这里边会朋友，边喝冷饮，并不时地俯视着下面转来转去的人群。特罗洛普把饮冰大厦描绘成了“一家酒馆，这里的酒都是凉的，冰镇过的，哎呀！可都是烈性酒啊！”

在我对当地社会有所了解之后，使我感受最深的是不同种族间存在着极其严格的区别对待。在白人住宅，你绝不会见到黑人——反之亦然。俱乐部的成员全都是白人。黑人在饭店或旅馆里那是罕见的。如今所有这一切都已改变，种族歧视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所租用的“湾映大厦”的主人爱德华·丘纳德爵士是在战前不多年开发背风海岸的人之一。人们一向认为：这里天气

① 矛比酒是用西印度群岛某种树皮酿制的一种带有苦味的酒。——译注



炎热，而且在这近海地区有瘴气从咸水河散发出来。同时，巴巴多斯人都愿意到岛上的向风一侧去洗海水澡。他们在巴斯希巴村周围修建了不少高脚木楼。

这里也许正是可以用来概述巴巴多斯地形的好地方。我们乘汽车围绕巴岛行驶；岛上绚丽多变的景色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经常听到有人这么说，这里的景色和向风群岛的动人美景相比，未免显得平淡无奇。但这种评论肯定是来自那些从来不曾辛苦地亲自做过调查研究、只是坐着汽车往返于机场和南海岸旅馆或西海岸旅馆之间的旅游者。包括圣乔治谷、基督堂教区、圣迈克尔教区和圣菲利普教区在内的南部地区是相当平坦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布里奇顿及其近郊，包括南海岸的一连串旅馆，恰恰就座落在这里。但是当你离开布里奇顿时，你会看到沿着海岸隐藏着一些令人神往的小渔村。圣乔治谷的四周有很多小山丘环绕着，它本身并不是没有魅力的。正是在这里，土地最肥沃，甘蔗质量最好。在12月和1月甘蔗花盛开的时候，洁白的羽状圆锥花在风中飘荡，这情景不禁令人想起北方草原上的开阔麦田。

离开谷地向北驶去，跨过第一道山丘，这时你会发现景色在逐渐变幻。山丘越来越高，谷地越来越小，到处长着面包果树和香蕉树，直到你到达一千二百英尺高的希拉比山山顶。这里是全岛的最高点。表面现象是骗人的。这山看起来还要高得多，俯视着东方的圣约瑟夫谷，再往远去就是辽阔的大西洋。浪花在远处海中礁石上击碎时，海面上泛起了一片白色泡沫。

苏格兰区依然位于北方，那里人烟稀少，谷地葱绿，流水淙淙，一些小溪在雨季就会变成汹涌澎湃的江河，挟带着成吨沃泥顺流入海。在过去，那些后来被称为“红腿子”的白人契

约劳工，为了躲避主人的野蛮压迫就潜逃到苏格兰。他们最初隐藏在山洞里，后来自己动手建立起第一批移民区。就是在离切里特里山不远的高地上，人们发现了数量较多的印第安人从前的制品，目前印第安人的名字仍在那里沿用。

离开山丘，来到圣露西教区，这里和岛上其他地方毫无共同之处。一片高原直延伸到峭壁的尽头，再往前就是北海岸的奔腾海面。这里的气候比岛上其他角落要干燥些。早年，蓝靛就在这里生长。给人们的印象是：这里的农舍和建筑物的结构比较坚固，仿佛能抵挡海浪的冲击似的。几乎没有什么树木。这里的甘蔗收成与南方土质较好地区相比，稍为逊色。光秃秃的峭壁和汹涌澎湃的海浪构成一幅颇为雄伟壮丽的图景，和康沃尔以及西爱尔兰的某些地区很相似。只有两三处小沙滩隐藏在峭壁之中，在那里洗海澡可不安全。

那时的背风海岸景色和今天的比起来是截然不同的。从斯塔兹顿到佩恩斯湾连一座公寓或旅馆都没有。公路旁有一长溜出租房屋，有些高楼星罗棋布地分散在各处，其中大部分是新建的。海滩上除了偶尔有渔民在撒网，有从邻村来的洗海澡的人之外，真是空空如也。树木一直延伸到海边。每天中午十二时左右，有两只多桅帆船在这里对头驶过。这两只船每天沿近海岸往返于布里奇顿和斯塔兹顿之间。这两只船的船帆平放着一直拖到水面，甲板上，到处堆放着成袋食糖和货物，还有正在聊天的旅客，他们身边放着装满蔬菜的大筐子。

就是在这田园诗般的环境中，我决心建造我那时想要建造的冬舍。有十英亩地，面临海洋，还有一所淹没在林海之中的小海滨住宅，旁边还有条小咸水河流向海洋。这所住宅是在战争岁月中，经过批准接收过来的。往南与一条种有三十年树龄

的木麻黄树的宽阔大街相连。修建这所住宅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终于在1949年1月搬了进去。

不久，开始修建花园，栽种树木——这是人们可以得到的最令人愉快的工作。修建热带花园可是件不可思议的事。特别是，如果你对北方地区的园艺很熟习的话，则更是如此。

尽管一般种植原则都是相同的，但是所种的植物本身却截然不同。这就要求你忘掉玫瑰以及你一向喜爱的植物名称，而要记住新的植物名称及其习性——为数众多的热带植物喜爱酷热的阳光，而另外还有一些却只愿意在荫凉的地方生长。巴巴多斯岛是一座珊瑚岛，土壤的石灰质含量很高。象在特立尼达岛和牙买加这样邻近的地方生长的植物，是很难适应这里的水土的，因此，必须定期用泥炭和铁剂加以处理，以便使之脱氧。你一旦掌握了种花的要领，就会发现：兰花很难能够在充足的阳光下长得十分茂盛；你的花园能够一年四季花香扑鼻，万紫千红，那可真是妙极了。木槿和紫茉莉都能很好地替代玫瑰，开花攀缘的灌木也很多。在热带植树比在北方植树尤为有益。在这里，树经过十五到二十年这么短暂的时间就可以发展成林。我们花园里有一棵在1938年种植的榕树。今天，它已长得十分粗壮，在树荫下容纳一百人乘凉还宽绰有余。有一棵仅种了十六年的特立尼达的萨曼树，现在看起来象是已经生长了一百年似的。从我的窗口望去，可以看见一棵山鼠曲，开满了桔红色的花朵，后面衬托着蔚蓝色的天空——这一切离海洋只有很短一段路程。

随着1962年机场跑道加长和喷气机问世，旅游业的发展显著加快。年度来访人数也随之迅速增长。旅馆和公寓的生意突然变得十分兴隆。糟糕的是，政府的城市规划部门并未发挥足够

的能动作用来应付目前亟待解决的紧急任务。于是这一度景色幽美的广阔农村，竟让那些未经规划的骇人景象所破坏，而南海岸却听凭恶性发展的现象接二连三地出现。

1962年国家托拉斯成立，目的在于引起人们注意：有必要保护他们的遗产，防止开发者拆除有建筑价值的房屋，并使风景游览区免遭它们的破坏。建筑家们开列了一张值得保护的建筑物名单，并分别给它们挂上了标志牌。韦尔什曼大厦谷地是一个被废弃了的谷地，那里有一百多年前种的稀有树木。后来被改建成为喂养喋喋不休的野猴的美丽非凡的地方。目前，这里大大吸引了旅游者的注意力。

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涉及到韦尔什曼大厦谷地的一个洞穴。最初这里有一座种植园大厦，现已拆毁。在1789年，它的主人是威廉斯将军的女儿——朋友们都称她为“培格阿姨”。

培格阿姨有好几个侄子，其中有一个举止文雅，彬彬有礼的英俊少年，名叫福特。他和英国驻军凯奇中尉发生了纠葛。结果两人展开决斗。最后，凯奇被杀。福特逃亡。

在为他离开巴巴多斯进行安排时，福特白天就躲在谷地的一个洞穴里，夜晚住在他阿姨那里。一天夜晚，士兵来搜查时，他正和威廉斯小姐坐在一起聊天，他的剑和皮带就放在她身边的沙发上。她马上叫他平躺在隔壁卧室的旧式大床的华盖下，而她自己却坐在沙发上，等候士兵到来。

在最后一刻，她看到了剑和皮带，迅速拉了过来，藏在她那宽裙下。她向士兵解释她的脚拐得很厉害，因此让管家带他们在楼里走一遭。福特未被发现，其后不久就离开了巴巴多斯。

岛上最后剩下的几座糖厂已有一座送给托拉斯，并已进行了整顿，希望有一天会在其隔壁修建一座人工糖制品博物馆。

霍尔斯山上的老航标塔已有一座修复，西北方向来的船只有它导航，从斯培兹顿驶到位于王后公园处的总司令部只要几分钟。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从北点灯塔到萨姆·洛德城堡，一路上有好几处渺无人烟的海岸，景色分外妖娆。必须敦促政府在开发者踏上巴巴多斯岛和这些景色幽美的地方消失之前，至少要把其中几处买过来或保护下来。

旅游者日益要求看到更多的东西，特别是那些打完高尔夫球和网球的旅游者。他们在海滩旁游了四、五天泳以后，就开始问及有关巴巴多斯的问题，问及它的历史，划时代的事件，以及它的建筑物。这就是本书所涉及的全部内容。希望通过这本书可以使他们在离开巴巴多斯时，对这个一度被人称为“英王皇冠上最明亮的宝石”的岛屿有较为深刻的了解。

## 目 录

序 言	( 1 )
第一章 早期的移民	( 1 )
第二章 食糖和奴隶制度	( 10 )
第三章 保王党和圆颅党	( 24 )
第四章 多战的世纪	( 35 )
第五章 繁荣的终结	( 47 )
第六章 奴隶贸易的废除	( 58 )
第七章 十九世纪的巴巴多斯	( 67 )
第八章 犹太人定居巴巴多斯	( 78 )
第九章 宗教和奴隶制度的结束	( 83 )
第十章 走向独立	( 93 )

## 第一章 早期的移民

第一批移民挤坐在一只小小的海船上，经过长达几个星期的航程，从佛得角到了巴巴多斯岛的西部前哨。当他们望见陆地时，肯定曾一度为之高兴。但在二月的一个早上，当他们的航船来回地兜圈子，要寻找一个可以抛锚的安全港湾时，这个岛也一定显得很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浓密的森林一直伸展到海边，到处不见有住宅的踪影，森林里也没有曾被开垦的迹象。只有木材优异的大树，佛提树、杉树和乳香树，由于相互争夺空气，而朝着天空不停地伸长。甚至海滨本身也长满了棕榈和栲树，几乎延伸到海里。

虽然看不见人类生活的痕迹，但是从九世纪阿拉瓦克人从大陆来到这里以来，印第安人一直在这个海岛上居住。阿拉瓦克人是一个以渔猎为生、爱好和平的民族。在博物馆可以看到他们在哥伦布到此以前使用的许多原始陶器。他们在村落中定居，后来人们对这些村落进行了大量考古工作。这些地方现仍被称为印第安桥（布里奇顿）、印第安河和印第安城堡，有一个水塘，还通称做印第安池塘。大约在四百年以后，阿拉瓦克人又为好战和食人的加勒比人所接替，或者说被后者所驱逐。加勒比人是从奥里诺科河河口周围地区乘着挖空树心制成的长独木舟过来的。到哥伦布发现西印度群岛时，已有大批加勒比人北上，并占有了所有邻近的岛屿。至于为什么没有在巴巴

多斯岛上发现印第安人，一种可能的解释或许是根据这样一个事实，即1511年的西班牙法令允许把加勒比人强行抓走，令其在波多黎各的矿井里劳动，直到死去。巴巴多斯岛可能在加勒比人被抓走的那些岛屿之列。无论如何，在第一个英国人到达时，该岛完全无人居住。

当时是1625年2月。“威廉与约翰号”是由亨利·鲍威尔船长指挥、由伦敦富商与冒险家威廉·科提恩爵士出资装备的。出生在荷兰的威廉爵士在迁往伦敦时，把他的商行在荷兰的部分留给合股人、他的兄弟去主持。他们共同开办了一家规模庞大的企业，用远航到中国和日本的船只到世界各地进行贸易。据说他们仅在巴巴多斯的商业冒险上就亏损了20多万英镑未得补偿，此外，威廉爵士还借给了詹姆斯国王和王子以大宗款项。在损失了他的大部分财产以后，威廉爵士终于在1636年死去。

我们再来谈“威廉与约翰号”。在经过绕岛航行之后，鲍威尔船长在背风海岸选中了一个宽阔的海湾，有一条小溪从这里入海。他们在小溪流入海湾的地方登陆，鲍威尔用国王的名字把这个地点命名为詹姆斯顿。当时，他不知道国王已经在他们漫长的航海期间去世了。后来这一名字被改为霍尔，即今日的霍尔顿。据记载，迟至1780年，距上述地点不远的地方还挺立着一株巨大的佛提树，树皮上留有“橄榄花号”的水手们刻写的“英国国王，詹姆斯”的字样。这些水手上岸主要是为了取水。此事比“威廉与约翰号”到达巴巴多斯的时间要早二十年。

不算水手，“威廉与约翰号”还运载了大约四十个移民——都是男人——其中有几个黑奴，他们是被带到巴巴多斯岛



的第一批奴隶。据推想，这是他们在出航途中捕获的一批战利品，其原籍大概是葡萄牙。

到达巴巴多斯岛后最初几个月的生活一定是相当艰难的。该岛缺乏一切可供食用的植物，他们被迫主要依靠野猪和海湾里的大量鱼虾生存。这些野猪是葡萄牙人在许多年前留下的，以便救济那些从巴西领土向北返航途中在该岛遇难的水手们。据说这些葡萄牙人是根据一种“长胡须”的无花果树给该岛命了名，这种无花果树的树枝上还长着一些奇异的触角，它们的末端扎在泥土中。这些移民在森林中清理出一块地方，用棕榈叶构筑了一些小茅屋，等待着再有船给他们带来新的供应品——主要是锯和斧子，以供开发森林之用。

鲍威尔船长把他的船客留下后，又启航去会见一个曾和他一同在西班牙军队里服役的朋友，希望得到一些接济。他的这位朋友已经在圭亚那的埃塞奎博创建了一块殖民地。这位荷兰总督欢迎了他的老朋友，除了给他一些植物、种子和植物根以外，还说服一个拥有40人左右的阿拉瓦克家族随鲍威尔一起航返巴巴多斯，去教授那里的人种植和培育这些植物，并答应两年以后允许他们返回老家，对他们的工作还要给价值50英镑的报酬，主要是发给斧子、镰刀、锄头、小刀和念珠，以资鼓励。至于到释放期时，这一许诺是否能如实兑现，那是很令人怀疑的。

在这期间，那些殖民者在詹姆斯顿附近已经清理出一块地方，并为自己建造了茅屋。但是当鲍威尔船长回来时，发现他们的物资已近枯竭，正迫切地需要救济。幸好，从圭亚那引来的植物和种子救了急，巴巴多斯很快就开始了对木薯、甘薯、印第安玉米、马铃薯、大蕉、香蕉、桔子、柠檬、酸橙、菠萝